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情脉脉

李树德◎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情脉脉

李树德◎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情脉脉 / 李树德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8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ISBN 978-7-5439-7666-5

I. ① 书… II. ① 李… III. ①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2026 号

责任编辑: 王倍倍

封面设计: 许 菲

书 情 脉 脉

SHU QING MO MO

李树德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彩印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47 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666-5

定 价: 30.00 元

<http://www.sstlp.com>

三更梦书作枕（自序）

从小学五六年级起，我就在家中书橱里挑选自己能读懂的书，稀里糊涂，囫圇吞枣地读了不少。到现在只留下巴金的《家》中几个女性鸣凤、瑞珏、婉儿的一点点印象，其他书的内容都记不起来了。但从那时起我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中学我考入周恩来总理的母校、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除了优良的革命传统、雄厚的师资力量以外，它的图书馆藏书之丰富，也是非常出名的。我就像一只春天里生命力勃发的小蜜蜂扑到百花丛中一样，贪婪地、不知疲倦地在姹紫嫣红的花朵之间飞来飞去地采蜜。那时的课外作业不多，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都用来读课外书了。我读书已到了痴迷的地步，晚上总是父母催促几次才睡觉。有时母亲把灯熄了，我躺在床上还是惦念着书中主人公的命运和结局，于是就钻到被窝里，打开手电筒再

看上一段。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常一边走一边捧着书看。有一次，正读到精彩处，鞋带开了，得蹲下来系鞋带。我把书摊放在地上，两手系着鞋带，两眼盯着书本，就这样也不知在地上蹲了多长的时间，也不知看了几页书，直到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才像是从梦中惊醒，抬头一看，正是我的班主任……

我那时读的多是一些流行的小说，什么《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红岩》《红旗谱》《苦菜花》《迎春花》，还有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海鸥》《铁流》《牛虻》等。

我被这些书中的情节和人物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些书中的人物，无论是杨子荣、林道静、许云峰、朱老忠，还是保尔、亚瑟都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我爱他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我随着主人公而喜怒哀乐。特别是那本《林海雪原》，书中虽然没有插图，可书中人物的性格、相貌和发生的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杨子荣的大智大勇，少剑波的聪明睿智，刘勋苍的粗犷豪放，孙达得的坚忍不拔……书中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好像就生活在我身边。

是这些人物把我带进了书籍的林海雪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读书的面也越来越宽。尤其是升入高中后，开始阅读一些“五四”以来知名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冰心、曹禺等人的作品。尤其有

一位语文老师对我的阅读影响很大。这位老师曾经拜访过巴金，甚至和巴金通过信，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铁杆的巴金粉丝。在课堂上，他经常讲到巴金，讲巴金早期的“安那其主义者”信仰，讲巴金的“革命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甚至讲到巴金上海的“小洋楼”。他还告诉我们，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就在我们学校教过英文，等等，等等。受这位老师的影响，我按照顺序读完了14卷本的《巴金文集》，并收集了十几本巴金早年作品的小册子。此外，我还阅读了我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以及外国的经典著作《莎士比亚全集》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总之，从古典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都是我涉猎的领域。中学毕业考入大学，经历“文化大革命”，参加工作，我对文学一直保持着热情。因为所学专业是外语，我又阅读了一些英语的原著，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欧·亨利，在读过这些作品的翻译本之后，再感受原著的魅力。多年来，我常常抱着书本进入梦乡，梦中的源头五彩缤纷、绚丽夺目，我兴奋地向前迅猛奔跑，漫天飞舞的一本本书向我扑来，我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些书籍……从梦中醒来，我真的走进了书的世界。

一本本书就像是一条条小船，一辆辆马车。它们载着我漂洋过海，见山识水，带着我到我不曾去过的地

方。读一本书如同登一座山，读完一本书就像站在了高山之巅，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心胸也豁然开朗。

读一本好书就像听智者的低语，就像与一位你所信任和尊敬的师长对话，你的心在问，书在答，书回答你的疑问，解你心中的谜团。书又让你思考，促你清醒。

伴着书籍我成熟起来，书籍使我懂得了谦虚，懂得了宽容；书籍教我正直，催我奋进。当我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或打击，只要想起书中的一句话，眼前便豁然开朗，乌云消散变为晴空。

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日子里，是书籍偷偷地伴我暗渡鲸波。尽管那时周围是一片荒漠，气候异常阴冷，但每当我的手指在一张张的书页上轻轻地滑过，一种温馨便传遍全身，心中感到暖洋洋的，我得到了巨大的精神滋养。书香驱散了身心的疲惫和烦恼，抚平我心灵的创伤，又鼓起我面对冷酷、战胜邪恶的勇气。

现在我已过“耳顺”之年，我仍然常常抱书而眠，我仍然常常做关于书的梦。

三更有梦书作枕，梦甜梦酣，梦长梦短，梦破梦圆。书依旧，梦依旧，心依旧。我读书依旧。

目 录

上辑 书人书事

1. 围绕一本书的友情	1
2. 巴金翻译和创作的双璧	5
3. 巴金的愤怒与抗争	9
4. 一张永存文学史册的照片	13
5. 一本“为了我至爱的”小说	17
6. 《阿细亚》：萧珊翻译才能的展示	22
7. 抗战期间出版的“翻译小文库”	31
8. 萧红笔下鲁迅的笑	40
9. 一幅鲁迅漫画肖像	45
10. 漫话《鲁迅语录》	49
11. 林辰的两本《鲁迅事迹考》	54
12. 《阿Q正传》的世界语译本	60
13. 《鲁迅日记》中的叶永蓁	63
14. 值得研究的“绿皮书”	67
15. 大作家写的“小书”	71

中辑 书评书介

1. 充实而快乐的文化生活 77
——阿滢的《秋缘斋书事四编》
2. 秋水文章不染尘 85
——姜晓铭的《积树居话书》
3. 读书是一种教育 91
——夏春锦的《悦读散记》
4. 纸馨墨香如见故人 97
——李传新的《初版本》
5. 梦幻、豪华、优雅 102
——木心的《哥伦比亚的倒影》
6. 饱含真情讲述文坛旧事 113
——冯骥才的《凌汛》
7. 老书信中的文人旧事 117
——龚明德的《旧日笺》
8. 游戏与人生 122
——曾纪鑫的《深度游戏》
9. 浮生未歇，茶语清香 132
——方八另的《寻茶中国》
10. 弥散着浓浓的书香 137
——任文的《书香夜读》

11. 星光灿烂月华明	144
——李汝保的《星罗棋布》	
12. 天津旧书业的“史记”	149
——曹式哲的《津门书肆记》	
13. 青藏高原上第一部文史笔记	156
——甘建华的《柴达木文事》	
14. 迷恋读书痴情写作的结晶	162
——胡忠伟的《迷恋纸月亮》	
15. 落花时节又逢君	167
——读童一秋的《杜甫》	

下辑 书情书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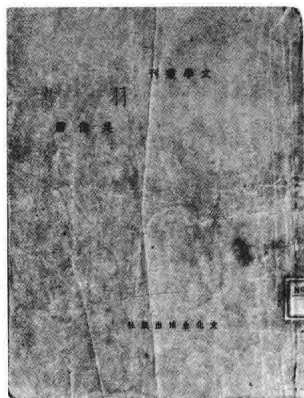
1. 我读的第一本“书话”	171
2. 签名本中的赠言	176
3. 一段购买巴金书籍的经历	182
4. 得书的喜悦与悲哀	187
5. 我是怎样喜欢上毛边书的	191
6. 毛边书阅读记	196
7. 书赠识家，使之得其所哉	202
8. 小人书铺里的童年	207
9. 我与《水浒》这部书	213
10. 还与不还，决不讨要	224

11. 《牛虻》伴我走出人生低谷	229
12. 因书结缘，缘慊一面	233
13. 一个签名本引出的故事	237
14. “文学丛刊”：阅读—收藏—研究	244
15. 2016年：我的专题阅读	250
后记	254

1. 围绕一本书的友情

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吴伯箫，1906年出生于山东莱芜吴花园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富裕家庭。1938年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1949年后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并坚持散文创作。他的《记一辆纺车》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82年8月病逝。

代表吴伯箫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品是他的散文集《羽书》。该书由巴金任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出版，编入“文学丛刊”第七集。围绕着这本《羽书》的出版，有两则趣闻，展示了作家之间的深厚友谊。



《羽书》书影

“托孤”印书

吴伯箫是1931年夏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在校长办公室当事务员。在那里他结识了闻一多、洪深、老舍、王统照等文学家，与他们交往密切，特别是与王统照的关系最好。1935年，吴伯箫离开青岛，先后到济南和莱阳任教。但暑假期间他就回到青岛，与老舍、王统照、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创办《避暑录话》。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青岛危在旦夕。王统照要离开青岛去上海，吴伯箫当时正任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他感到打起仗来，难以预料自己会流落到什么地方，便把自己大学毕业后6年来写的文章，剪贴成册，就像“托孤”一样交给了王统照。他激动地握着王统照的手说：“你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印就印，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印，就存在你手里吧。”当时吴伯箫对自己作品的出版，并没有信心，所以连个书名也没有起。

1938年4月，吴伯箫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对于托付给王统照代为保管的那个散文集子，似乎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1942年夏天，有人对吴伯箫说：“你的一本书出版了。”吴伯箫听了一愣，心想：我会有什么书出版呢？

那人说：“上海一家杂志上还登了别人为你的书写的序言。”那人还拿出那本杂志给吴伯箫看。上面果然登着《羽书》的序言，作者是“韦佩”，可吴伯箫并不知道“韦佩”是谁。当他读了序文的开头：“伯箫此集存在我的乱纸堆里已两年半了……”，他这才恍然大悟，“韦佩”是自己的好朋友王统照。接着便想起自己在青岛与他分手时“托孤”的情形。王统照以文章《羽书》这一篇名作为书名，正好适应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吴伯箫翻看着那篇序文，为作品的问世而激动，更为朋友深厚的情谊而感动。

稿费被冒领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怀仁堂举行。这个大会是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羽书》的作者吴伯箫和编者巴金都是大会的代表。会议期间，当吴伯箫见到巴金时，巴金没有寒暄，第一句话就问吴伯箫：

“你的稿费收到了吧？”

吴伯箫一时摸不着头脑，有点吃惊地问：“什么稿费？”

“你的《羽书》的稿费。”巴金回答。

“还有稿费啊？”

“寄给你两次稿费，你没有收到？”巴金也有点纳闷。

“稿费寄到哪里了？”

“济南。”

“抗战八年我都在延安啊。”吴伯箫说。

巴金接口说：“哎呀，这里边有鬼，受骗了。《羽书》一出版，我们就寄稿费给你。你收到以后，用左手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说是右手跟敌人作战受伤了，希望再寄一点稿费养伤。我们就又寄了第二笔……”

“是吗，真是受骗了！”吴伯箫说：“这冒名的人是谁呢？”

这个冒名领取《羽书》稿费的人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了，但《羽书》却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至今仍为人们传阅着、称道着。

2. 巴金翻译和创作的双璧

文学巨擘巴金先生有两本书名中文字颠倒使用的作品，一本是翻译小说，书名《秋天里的春天》；一本是创作小说，书名是《春天里的秋天》。这两部小说是巴金作品中的两块美玉——熠熠生辉的双璧。

这两部小说的题目，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和象征意义。从字面上看，两者的含义正好相反，但实际上它们所反映的内容都带有悲剧性质。《秋天里的春天》描写



《秋天里的春天》书影



《春天里的秋天》书影

了两个孤儿的遇合及其不得不分离的痛苦；《春天里的秋天》则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抒写了在封建专制家庭摧残下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

《秋天里的春天》原著者是匈牙利的尤利·巴基（Julio Baghy），他是一位诗人兼作家，在世界语文坛上负有盛名。他用世界语写过小说、诗歌、戏剧等八部作品，这些作品流传甚广，被译成十三种外国文字。被介绍到中国来的，除了巴金翻译的《秋天里的春天》外，还有长篇小说《牺牲者》（钟宪民译）、短篇小说《遗产》（索非译）等。这部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是尤利·巴基于1929年在布达佩斯创作，讲的是一个学生和一个卖艺人的女儿——两个“拾得的孩子”之间发生的短暂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秋天，爱情在两个灵魂触碰的瞬间产生了春天般的温暖。

1931年，巴金仅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把尤利·巴基这部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Printempo en la Autuno*），从世界语翻译成汉语，并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写下《译者序》。从第二年的4月到7月，在《中学生》杂志第二十三号至第二十六号上连载。

1932年春天，应朋友之邀，巴金第二次到福建晋江（现在的泉州），看望在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众多朋友。在泉州，朋友曾带他去看望一个被封建家庭逼婚而疯了的少女，他看到少女几次“秋天般的微笑”，秋